



香港閩南堂立會簡史

黃詩田長老

按：本文轉載黃長老為本堂卅週年紀念特刊所寫專稿。黃長老為本會發起人之一，對本堂立會前後歷史記載詳盡甚有紀念價值。(立會)兩字由編輯填加以反應事實。黃長老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廿八日息勞歸主。

九三八年日軍進攻廈門，市民逃難過港者甚衆。香港福建商會臨時成立救濟難民委員會，分組辦理救濟工作，或理財政，或司聯絡，或管招待，詩田被派為招待股，每當廈門船入口，便需落船接應逃難而來者。工作雖甚煩難，然皆樂於效勞。

是年五月十日，首批難民搭豐慶船來港，五月十二日，第二批安慶船續來，嗣後接踵由鼓浪嶼逃難而至，總數達萬餘人。人數衆多，香港福建商會獨力難支，爰請求香港東華醫院協助，並由東華醫院轉請香港政府撥舊國家醫院，舊域多利監獄二處，為難民臨時收容所；同時並由東華醫院負責伙食，凡逃難過港而無親友投靠者，概由福建商會招待入上述之兩招待所，俾獲暫時棲身。

當時飯餐雖由東華醫院負責，然言語不通，常有隔閡之苦。於是早晚飯餐時，詩田必帶招待股人員到場幫忙，無意中竟發現有些人用飯時先謝恩而後舉箸，此為基督徒之特徵，為主內肢體之記號，事出意外，彼此均甚高興，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概。既知彼此同屬肢體，隨互相交通，立刻親熱起來，數點兩收容所約二、三十人，於是便欲效法保羅，尋安靜地方，同心禱告；俾於苦難之間得神安慰。惜兩收容所人聲嘈雜，無適當地點；於是商請禮賢會堂王愛棠牧師，借用禮賢會副堂，並訂禮拜一、三、五晚七時舉行祈禱會，因舊域多利監獄每晚九時落閘，故祈禱時間不能不提早也。

猶憶首次祈禱會不過一、二十人。後來消息傳播，知禮賢會有閩南語晚禱會，於是連不入收容所之難民亦聞風而至。蓋在顛沛流離之時，不但欲尋求 天父之安慰，亦欲藉此禱告會，以互相交通以聯絡鄉誼；並以探聽家鄉之消息，因此人數陸續增至三、四十人，咸以參加晚禱會為快也。

先是廣東惠州淪陷，客籍基督徒逃難來港者二百餘人，得香港基督教聯會救濟收容於西營盤第四街救恩堂。時詩田適為香港禮賢會堂代表，逐月出席於基督教聯會，因此援例申請聯會救濟，聯會即席決議允予救濟。

但收容地方需自行設法，或覓有適當地點，然後由聯會去函商借，客籍人士有救恩堂，同鄉同宗，義不容辭，我閩南人，港九素無基地，亦乏友堂，雖有同宗同派之教會，然平時無交通，無往來，雖有適當地方，亦無敢收容者。無可奈何，祇得仍求之於聯會，當蒙允許，撥助薄扶林道馬合念堂暫時收容。馬合念堂雖在墳場，然地方清幽，交通便利，衛生等等咸皆齊備，尚為合宜。

但馬合念堂為喪事禮拜之禮堂，當時港九又無殯儀館之設，所以該堂之應用，甚為頻繁；倘堂內堆置行李雜物，殊碍觀瞻；而於喪家亦感不便，因是約定每逢喪事禮拜二小時前，用電話通知詩田，由詩田負責將行李舖蓋搬出堂外；同時並電告掌山人，督促打掃清淨，直至喪事禮拜完畢，各人散去，方得返堂坐立。感謝 父神特別看顧，在此二、三箇月中，多次將行李舖蓋搬出堂外，又值雨季之時，但未有一次被雨水淋濕；更未有毫厘損失。惟間有三數次，已下午三點餘鐘，未見有電話到來，各人以為已無喪事禮拜，咸將舖蓋打開，正欲休息之際，不料電話又到，要用禮堂，於是又忽忽忙忙捲起舖蓋，此雖麻煩，但各人深明事理，毫無怨言。

當日由舊域多利監獄及舊國家醫院遷入馬合念堂者，約六十餘人。每人每日聯會撥給飯餐錢八毫，有食有算，不食無算。於是請人包飯，每餐指定菜四盤，兩清湯，兩小菜。聯會為慎重計，並派張吉盛長老監管伙食。張長老每日至少一次到馬合念堂巡視，不但關顧伙食，亦留意衛生清潔等問題。張長老深有基督之愛心，對各逃難之難民亦滿有同情心。特附筆一提，以記當日之史實，亦以見聯會辦事之認真。

當遷入馬合念堂時，福建商會救濟難民委員會，得知詩田報告一班逃難之基督教難民，得基督教聯會之救濟，另行安置於馬合念堂，各委員皆甚快慰，即席捐出式佰元與聯會，以申謝救濟同鄉之意。當日式佰元，可說相當巨型，合併記之，以示福建商會之愛心。

回憶遷入馬合念堂為五月杪，準確時日經已忘之，所可記憶者，即遷入之日為祈禱之日期，由是日起，即

停止假借禮賢會副堂，而改在馬合念堂舉行祈禱會。首次祈禱會由葉鴻恩弟兄主持，詩田作簡略致詞，並插一諧談以促各人一開笑口。至第十日，摩星嶺山下突來一營英國炮兵，在山下安營紮寨，練靶操炮，有衛生局職員到來干涉，說山上污水臭水流落山下，對炮兵之衛生有妨碍，着另行設法。假如污水臭水不向山下傾倒，須搬遷他處。然六、七十人之居住，談何容易，當時各人聞此消息，真如晴天霹靂，憂心如焚。感謝天父紅海中開出路來，越三、四天，炮兵竟自行移營他去，不然殊感麻煩。

在馬合念堂寄住時，每逢主日聯隊到禮賢會堂崇拜，但言語不通，殊苦不便。於是隨向王愛棠牧師商借禮賢會堂舉行閩南語崇拜，當蒙惠允，每主日下午可予借用。但約法三章，須具有證件，須由詩田具函，保證遵守。同時並已選定數位講員，輪流主日講道。此外如主席，翻譯、司琴、司事亦已有人擔任，事體至此，已相當就緒，乃發覺缺乏閩南聖詩歌唱，無以表達心聲，禮賢會聖詩，雖可借用，但字眼語句音韻素不慣習，甚為不便。當時各人匆忙出走，無有攜帶聖詩，其原已僑居香港者，亦參加粵語教會，是以閩南聖詩少如鳳毛麟

角。無可奈何，祇得由詩田家中一本五線譜抄出三首，用印字機合印一張，每逢聚會均由三首中選擇一首合唱，可見當日之式微矣。

各事已經妥備，即訂六月第三主日下午三時，假座禮賢會正堂，開始閩南語崇拜，首次集會人數約六、七十人：講員王愛棠牧師，主席兼傳譯黃詩田，司琴黃瑜珍，司事葉鴻恩，葉滄河。詩田所以於此並提首次崇拜之人名，非欲以表揚某人之功勞，不過記錄開始時工作人數之稀微，以證明今日我會蒙恩之深厚耳。首次崇拜由三首詩中選唱第一百四十七首，當時多人下淚，亦有嗚咽不能成聲，蓋感懷身世，悲從中來，良有以也。是日所收盤捐三元餘，全數奉獻於禮賢會作為補貼膏火之需，亦聊盡本份云耳。

自是而後，每主日固定舉行閩南語崇拜，講員必先得王愛棠牧師通過，然後聘請。王愛棠牧師負責堂牧，為維護聖教會之尊嚴，理宜有此限制。由是年七月第三主日開始設立聖餐，聖餐乃遵照禮賢會儀式，與廈門三公會之儀式略有不同，但自己無會堂，無牧師，亦祇好將就。是年八、九月間，馬合念堂人數陸續散去，惟不入馬合念堂之閩南難民，卻陸續加入。一九三九年秋，有一時期崇拜人數少至二、三十人，但同人絕不因此而氣餒，仍繼續維持每主日閩南語崇拜，旋得黃雪娥女士挺身而出，擔任聯絡探訪工作，於是人數又陸續增加至五六十人；可知上帝早有安排，亦可證明天父恩手從未離開我會。黃雪娥女士本愛主愛人之心，香港九龍足不停踵，凡聞知有由閩南遷來者，無不上門訪問，真是手扶鋤耙不向後顧。

一九四一年，陳應禧君畢業於伯特利神學院，正式加入工作，是為第一任男宣教師。講台上用閩南語傳福音，亦由此開始，按禮賢會遵守古教會教規，至今女界仍不能登台講道，自應禧君用閩南語講道後，各人咸稱便利。是年並成立十二人委員會，分工合作，或理財政，或管書記，或司招待，至此已具教會之雛形；但各人心目中皆存一暫時之觀念，無人作長久之打算，認為一旦

我平時靠主幫助 147

TRUSTING JESUS, THAT IS ALL

IRA SANKEY

R PAGE

3 2 4 3 | 3 2 1· | 1 6 1 6 | 5 1 3 2· |

1. 我求平 時神 靠 主 幫 助， 有 艱 難 求 主 保 護，
 2. 路聖 光 明 照 我 美 心 靈 名 城， 使 我 路 我 心 充 滿 主 光 同 行，
 3. 跟 耶 穌 過 將 亡 主 助， 艱 難 求 主 保 護，
 4. 我 聖 光 明 照 我 美 心 靈 名 城， 使 我 路 我 心 充 滿 主 光 同 行，

1. Gōa pēng-si khò Chú pang-chō, ū kan-lân kiū Chú pó-hō.
 2. Kiū Seng Sín chíō gōa sim-lêng, Hō gōa sim chhióng-móa kng-bêng.
 3. Lō Kng-bêng o-ló Chú miá, Hō o-àm ū Chú tâng kián.
 4. Tē Iā-so kē Chiong-bóng sián, Khò Iā-so bân sú bián kián.

3 2 4 3 | 3 2 1· | 1 6 1 6 | 5 1 3 2· |

廈門光復後，咸將回鄉，此一集會將不復存在；有誰想到今日將成為大教會。太 13/31，主云一粒芥菜種，種在田裏成長起來，且成了樹，真是不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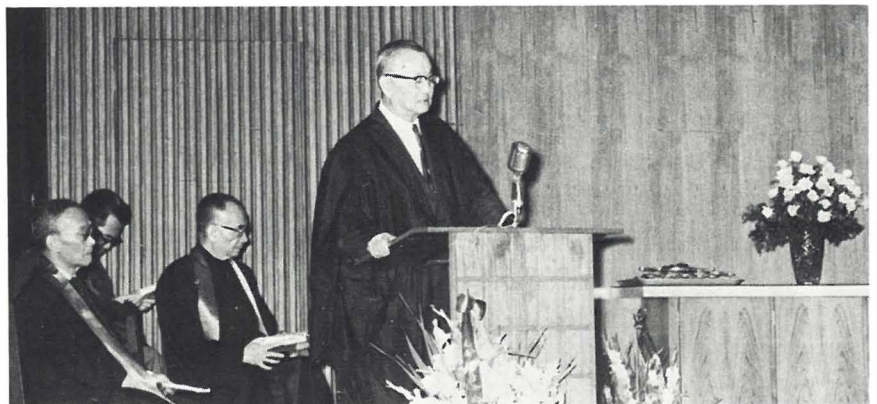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各人雖作短暫打算，然會務進展卻與時俱增。一九四一年夏開始，閩南語主日學，由黃雪娥女士帶領，教導初信及不識字之姊妹讀聖經，學吟詩，以及洗禮問答，聖餐要義等；其有願意受洗者，亦由王愛棠牧師為之施洗。誰料當日微小之種子，竟得我主厚恩，今日已結出纍纍之果實。有的已為今日閩南堂之長執，亦有往他處發展，開基址傳福音矣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軍攻打香港，雖炮火連天，但並未停止崇拜。一九四二年春，因電車仍然停駛，巴士亦未恢復，東區兄姊來禮賢會崇拜甚為不便，乃商借潮人生命堂（即今之商業大廈舊址）集會，當時崇拜人數約五、六十人。未幾生命堂要自用，於是又遷回禮賢會。一九四二年，詩田往上海，一九四三年轉借會督府崇拜，由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，詩田不在香港，各事都不知情，所可記者教會雖缺乏，雖困難，然天父親自眷顧，從未停止聚會，各委員會更加努力推進聖工，而黃雪娥女士獨負難巨，尤為難能可貴。一九四六年且成立兒童主日學，由黃雪娥、黃王瑜珍兩位姐妹帶領，同時因人

數日增，會務加劇。至一九四七年，成立聘請牧師小組委員會。同時亦發起建堂運動。一九四八年春，吳茂壽牧師就聘來港，同時並成立購地建堂委員會。時適會督要收回會督府自用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開始借聖士提反女校副堂崇拜；而是年八月間，亦取消委員會，成立長執會。至此已蔚然成為有規模之教會矣。

回憶一九四二年，九龍同鄉同道人數漸增，每主日下午在鶴佬村鄭柏年長老府上作閩南語崇拜。當時人數已多，事亦加繁，頻有馬其頓之呼聲。於是委員會派出黃雪娥，黃詩田，黃王瑜珍三人，經常參加鄭長老府上之崇拜。旋史祈生君亦來參加本會工作。於是陳應禧君轉過九龍擔任宣教師，而本堂事工由史君負責。未幾史君返鄉，至一九四六年再度來港，重復幫助本會。當日九龍兄姊似本會一樣，以為此地不過暫時而已，不久河山光復，便可回鄉。又誰知天父賜福今日天光道竟建立巍峨之禮拜堂及學校，實當日所夢想不到也。

一九五二年起，上帝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本堂。而籌建聖堂事工，亦如火如荼，加急進行。時因禮賢會王愛棠牧師痼症纏綿，詩田對禮賢會負責加重，本堂會務無能兼顧。但天父恩典與時俱增，會務日見發展，聖工進步尤多，詳見本堂大事記。



銀禧感恩崇拜時黃詩田長老述史